

## 《黑暗傳》追蹤

劉 守 華\*

### 摘 要

《黑暗傳》是流傳在鄂西南神農架一帶，以盤古開天闢地、結束混沌黑暗為中心，敘說上古漢族神話歷史的一部民間歌本，主要由歌師作「喪鼓歌」演唱。80年代初，本文作者關於《黑暗傳》為「漢民族神話史詩」的評論曾引起熱烈反響。經十多年不斷追蹤，不僅長詩的文本及其傳承演唱習俗有新發現，而且在同明代《盤古至唐虞傳》等通俗小說的比較對照中，揭示出它構成的奧秘。這件受到文化界關注的民間口頭文學珍品的廬山真面目終於展現在人們面前。

關鍵詞：神農架、《黑暗傳》、喪鼓歌、盤古、神話史詩

### 一、前 言

《黑暗傳》是敘述漢族神話、歷史的一部民間長詩，由湖北神農架文化館的胡崇峻發掘整理，在 1983 年底出版的《神農架民間歌謠集》<sup>1</sup>中首次刊出。經有關學者作為漢民族罕見的「神話史詩」給予評說，新聞媒體多次報導，引起社會各方面的熱烈關注。十多年來，胡崇峻一直在神農架地區堅持不懈地從事《黑暗傳》多種文本的搜集整理工作，為保存這一份寶貴民族文化財富而飽嘗艱辛。海內外學術界就其文化價值與來源所發表的不同意見，

---

\* 作者係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暨民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 胡崇峻編輯，作為「歷史神話敘事長詩」節選的《黑暗傳》，《神農架民間歌謠集》（湖北省神農架林區文化館，1983.8），頁 195-206。

促使研究工作更加深入。<sup>2</sup>近來，由於胡崇峻對此詩的整理工作已告結束，加之《黑暗傳》的手抄本和相關書面文獻資料又有新的發現，在此基礎上，筆者擴展文化史視野探尋《黑暗傳》的來龍去脈，揭示它的廬山真面目，終於有了可喜的結果。

## 二、《黑暗傳》的文本及其演唱

《黑暗傳》是一部怎樣的作品？至今沒有一個本子正式出版，而民間流傳的多種文本在內容、文詞上又有較大差異，這就給研究者帶來了困難。評論《黑暗傳》，首先就要對它現存的文本作一番清理和鑒別。

1. 1983 年底首次在《神農架民間歌謠集》中刊出的《黑暗傳》節選，原是神農架敬老院老人張忠臣家藏抄本，原標題為《黑暗大盤頭》。1986 年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編輯《神農架黑暗傳多種版本匯編》（以下簡稱《匯編》）一書時將它作為「黑暗傳原始資料之七」<sup>3</sup>全文收入，共一千一百餘行。採取歌師對答即「盤歌」形式來展開敘說，從盤古開天闢地一直唱到禹王治水定乾坤，是一個內容較為完整，而且沒有佛道思想摻入的較好的本子。和它內容基本相同的還有李樹剛、宋從豹、危德富、王凱等人所藏的四個抄本。可見其流傳之廣。它也是筆者評論《黑暗傳》所依據的主要文本。

2 有關《黑暗傳》的重要報導和評論可列舉如下篇目：

神農架發現漢族首部創世史詩，《湖北日報》，1984.9.21。

我國漢民族第一部創世紀史詩《黑暗傳》在神農架發現，《人民日報》，1986.12.18。

劉守華，鄂西古神話的新發現——神農架神話歷史敘事長歌《黑暗傳》初評，《江漢論壇》，1984：12，頁 42-46。

劉守華、胡崇峻，《黑暗傳》的發現及其價值，《春秋》，1996：3，頁 45-47。

袁珂，喜讀神農架《黑暗傳》，《中國文化報》（北京），1987.2.4。

鄭樹森，《黑暗傳》是不是漢族長篇史詩，《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2：1，頁 127-130。

郭魯，《黑暗傳》曦光初照，《中國青年報》（北京），1995.12.17。

陳炎，《黑暗傳》：漢民族的史詩？，《粵港信息報》（廣州），1996.1.13。

錢玉林，《頭朝下生長的樹——神農架「史詩」漫議》，《文匯讀書周報》（上海），1996.3.2。

劉守華，關於《黑暗傳》的神話史詩說，《中國藝術報》（北京），1996.5.24。

3 胡崇峻、李繼堯編輯，《神農架《黑暗傳》多種版本匯編》（武漢：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湖北分會，1986.7），頁 93-137。

- 2.《匯編》一書收錄的「黑暗傳原始資料之三」，<sup>4</sup>原是清同治 7 年 5 月 20 日甘入朝的手抄本，經胡崇峻借來轉抄載入此書，有殘缺。另有「黑暗傳原始資料之一」，<sup>5</sup>由神農架歌師曾啟明於 40 年代轉抄；「黑暗傳原始資料之二」，<sup>6</sup>為神農架老歌師唐文燦家藏抄本。這兩個本子均只存片斷，內容同甘入朝抄本相近，可看作是它的補充。歌本中的神話有崑崙山聚化成盤古巨人開天闢地，女媧將天干地支神配合成夫妻等新奇敘述，染有道教色彩。
- 3.《匯編》一書收錄的「黑暗傳原始資料之五」，<sup>7</sup>為神農架黃承彥所藏，本子上註明「光緒十四年孟月李德樊謄錄抄寫，字丑見笑」。筆者藏有它的複印件，全文共一千一百餘行。以洪水泡天開頭，禹王開河安天下結束。歌本中有釋迦如來、太上老君、昊天聖母出場，著重敘述二龍相鬥，洪水泡天，兄妹婚配，盤古召請日月升天等故事。敘事也較為完整生動。
- 4.《匯編》一書收錄的「黑暗傳原始資料之四」，<sup>8</sup>為秭歸縣熊映橋家傳抄本，從盤古開天闢地唱到夏朝結束，開頭有佛祖派遣他的弟子皮羅崩婆去東土開天闢地並請日月升天，還有弘鈞老祖用三支鐵筆定乾坤，畫出世界萬物等情節。《匯編》一書收錄的「黑暗傳原始資料之六」，<sup>9</sup>也是神農架張忠臣老人家藏抄本。原題為《黑暗網鑿》，開頭比較雜亂，後來敘述佛祖差遣盤古下山劈開天地，又去咸池召請孫開、唐末日月二神升天。這兩個文本均染有佛教色彩，同周游《開關演義》小說的內容相近。
- 5.宜昌縣《新三峽》於 1999 年第 4 期刊出的西陵峽劉定鄉家傳抄本《黑暗傳》，<sup>10</sup>筆者藏有它的複印件。以二龍相鬥、洪水泡天開始，禹王治水結

---

4 《匯編》，頁 21-47。

5 《匯編》，頁 7-13。

6 《匯編》，頁 14-20。

7 《匯編》，頁 70-79。

8 《匯編》，頁 48-69。

9 《匯編》，頁 80-92。

10 此抄本刊於湖北宜昌縣文聯主編，《新三峽》，1999：4（1999.12），頁 4-8。本文據原抄本複印件引述。《湖北日報》2000 年 1 月 12 日就此刊出報導：三峽地區發現《黑暗傳》手抄本。家住宜昌縣小溪塔鎮廟坪村（西陵峽口）的民間藝人劉定鄉（1932-）在 1999 年 12 月 14 日所寫的自述中稱：「我的祖父劉國才是個民間藝人，會坐夜打喪鼓，唱孝歌，他手抄有不少唱本，還買了一套鑼鼓家業，都傳給了我們。到現在祖父的那些東西大都散失了，

束，神奇色彩淡化而歷史性、文學性則有所增強，結構完整，文句暢達，接近明代另一部小說《盤古傳》。

此外，胡崇峻近年還搜求到一個興山抄本，宜昌市從事文化工作的彭宗衛藏有一個出自保康的光緒年間抄本，他們都將書頁照片寄給了我。現在能夠唱出全本《黑暗傳》的老歌師已很難找到，但有不少人記得《黑暗傳》的片斷，筆者在武當山下的呂家河民歌村就聽到過。這些口述唱段均未作主要研究材料使用。

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作為敘述漢民族神話歷史的長詩《黑暗傳》，在歷經滄桑巨變之後，仍有十餘種手抄本被發現，抄錄的時間從清代到民國時期，流傳的範圍以神農架為中心擴展到鄂西北、鄂西南廣大地區。現存文本可以歸納為四、五個彼此接近的系列，但還沒有找到一個集大成的文本。儘管學人對其價值的評說見仁見智，高下不一，而這一系列抄本的真實可靠性卻無可置疑；文本的多姿多采及其流傳地域之廣，正表明它生命力之強旺和影響之深遠，值得人們倍加珍視。

這些手抄本自然也有可讀性，有一個清代抄本上就寫道：「此本傳下常常看，清閒自在有精神。」就其本來面目而言，原是作為歌師傅演唱《黑暗傳》這部大歌的底本而存在的，最合適的稱呼是「歌本」。這一特點已經十分明顯地烙印在它的語言和結構上，如「鼓打三陣把歌敘，別的閒言丟開去，《黑暗傳》上唱幾句，從頭一二往前提。」「仁兄莫要打枝桠，聽我來唱根由話。別的事情我不敘，就講日月來出世。」既然不是作為書面文學而創作的，篇章結構和文詞也就比較質樸粗疏，沒有傳統詩文那樣的精細優雅。

《黑暗傳》作為敘述神話歷史的一首大歌，通常在居民辦喪事時，由大歌師演唱。鄂西南和鄂西北一帶，老人逝世後，靈柩停放家中，親友鄉鄰聚會，要請歌師「鬧夜」、「打待屍」。或坐唱，或圍繞靈柩打轉唱，或邊唱邊跳，常常通宵達旦，以慰藉死者及孝家。《黑暗傳》就是在這種場合下作為

---

我只把光緒元年的《劉氏族譜》和《黑暗傳》留住了。我認為講歷史，講孝道，不會錯。只是那時管理嚴，沒有人唱。1979年後，慢慢管得鬆了，為亡人唱喪鼓的風氣又興起了，我就把《黑暗傳》傳出讓人們作喪鼓詞。我也會唱喪鼓調，但記不全，只能照著本子唱。1998年9月，我參加宜昌縣文代會，成了縣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我在開會期間把《黑暗傳》唱給文聯主席黃世堂老師聽，他說這有價值，別失傳了，我就把祖父的手抄本複印了一份，經他整理評注，發表在《新三峽》上。」

「孝歌」、「陰歌」、「喪鼓歌」來演唱的。有一支「歌頭」對此作了十分生動有趣的敘說：

董仲先生（民間傳說為董永之子，即漢代的董仲舒）三尺高，挑擔歌書七尺長。這裏走，那裏行，挑在洞庭湖裏過，漫了歌書幾多文。一陣狂風來吹散，失散多少好歌本。一本吹到天空去，天空才有牛郎歌；二本吹到海中去，漁翁撿到唱漁歌；三本吹到廟堂去，和尚道士唱神歌；四本落到村巷去，女子唱的是情歌；五本落到田中去，農夫唱的是山歌；六本就是《黑暗傳》，歌師撿來唱孝歌。<sup>11</sup>

演唱均有鑼鼓伴奏，且通宵達旦不停，這就不是一兩個歌師所能勝任的，常常要請一個乃至幾個歌班子參加，採取彼此盤問對答的方式來演唱，實際上是一種賽歌。這從歌本中也可以看出，如《黑暗大盤頭》中就寫道：「歌師你且慢消停，我把仁兄稱一聲，盤古怎麼來出身？盤古怎麼來出世？怎麼來把天地分？」「歌師聽我說分明，我把根由說你聽，今日鼓上遇知音。混沌之時出盤古，洪蒙之中出了世，說起盤古有根痕。」因為它是就中國歷史（人們把有關神話傳說也作為一部分歷史來看待）和祖先功業盤根究底，民間也稱它為「根古歌」。喪事屬紅白喜事，歌師開口唱起來並無嚴格限制，娛樂逗笑的「葷歌」也是不可缺少的。《黑暗傳》篇幅長、內容古樸莊重，實為「歌中之王」，只有資格老、才學高的大歌師才能演唱。演唱全本《黑暗傳》為盛舉，鄉村並不常見，搶先唱《黑暗傳》被認為是「巴大」即逞能的表現，常引起糾葛。舊時，婦女是不能開口唱《黑暗傳》的，有一首民歌就唱：「各位歌師都請坐，我忙架火燒茶喝。奴家爹媽囑咐我，你到孝家去唱歌，莫唱《黑暗傳》，唱了挨傢伙。」<sup>12</sup> 正因為如此，民間才把《黑暗傳》歌本精心傳抄，並作為「傳家寶」世代珍藏。也正因為它不同於那些在日常場合可以即興唱出的短歌，演唱的機會少，能夠把全本唱下來的老歌師也就越來越少了。

作為一種口頭文學，變異性是它的重要特徵之一。《黑暗傳》以多種文本流傳於世，正是這種變異性的表現。它有一個大致相同的模式，即從混沌黑暗、開天闢地唱起，到三皇五帝安定乾坤，黎民百姓安居樂業作結。不同的歌師在演唱時不僅可以有所發揮，由於歌場上的盤問對答具有比試高低的

11 《匯編》，頁5。

12 引自胡崇峻於神農架紅花鄉所採錄資料。

競賽性質，還迫使歌師不得不廣採博收，別出心裁：張歌師唱盤古是天精地靈在崑崙山聚化而成，李歌師則唱盤古是佛祖從西天差遣而來。他們並非簡單傳承，而是在傳承中有所創造，在因地制宜的變化中顯出地方風土人情和歌師個性特色。

### 三、《黑暗傳》的構成與明代通俗小說

《黑暗傳》是什麼歷史時期的作品，它是怎樣構成的？筆者在 1986 年寫成一篇文章中，初步推斷它產生於明代。所依據的線索是《神農架民間歌謠集》中所載的《四游八傳神仙歌》。它是用老歌師的口吻唱出的：「來到喪前靠裏轉，手拿書本看一看，想唱四游並八轉。」接著介紹「四游八轉」一共 12 部敘事長歌的篇名和梗概：

第一傳，《黑暗傳》，盤古開砍無人煙；第二傳，《封神傳》，姜子牙釣魚在渭水邊，春秋列國不上算；《雙鳳奇緣》第三傳，說的昭君去和番。第四傳，《火龍傳》，伍子胥領兵過昭關；第五傳，《說唐傳》，秦瓊保駕臨潼山；第六傳，《飛龍傳》，存孝領兵定江山；第七傳，《精忠傳》，大鵬金翅鳥臨了凡；第八傳，《英烈傳》，朱洪武登基往後傳。

這八轉數出頭，車轉身來說四游。第一游，是《東游》，王母娘娘把行修，張果老騎驢橋上走，第二游，是《南游》，觀音老母把行修 第三游，是《西游》，唐僧取經多辛苦 第四游，是《北游》，祖師老爺把行修。<sup>13</sup>

查考文學史，這「四游八傳」的歌本，都有同名同內容的神話歷史小說流行於明清時期，它們大多刊刻於明代中後期。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sup>14</sup>中，除歌本《火龍傳》尚未找到相關的小說外，其它 11 種歌本均可與相關小說相對應，這就是《封神演義》（《提要》頁 119），《雙鳳奇緣》一名《昭君傳》（《提要》頁 612），《說唐演義全傳》（《提要》頁 490），《岳武穆精忠傳》一名《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提要》頁 200），《飛龍全傳》（《提要》頁 530），《英烈傳》（《提要》頁 53），以及《四游記》（《提要》頁 615）。<sup>15</sup>由此

13 《神農架民間歌謠集》，頁 181-182。

14 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

15 它們原是四種書，即《八仙出處東游記》、《西游記》、《華光天王南游志傳》及《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後由書商余象斗把它們集合在一起，以《四游記》書名印行。

可以推斷，歌本《黑暗傳》的構成也應有相關的小說作為參照，並非純粹的民間口頭文學創作。但前些年未能找到具體佐證。現在循此線索，終於找到了同《黑暗傳》相關的兩部神話、歷史小說，這就是署名竟陵（湖北天門）人鍾惺編輯的《盤古至唐虞傳》（簡稱《盤古傳》），以及署名周游編撰的《開關衍繹通俗志傳》（簡稱《開關演義》）。<sup>16</sup> 將歌本同小說相比較，不但有助於我們認識《黑暗傳》的特徵與價值，而且可以基本解開這部罕見民間長詩構成演變的謎團。

### （一）《黑暗傳》和《開關演義》相比較

《開關演義》共 80 回，敘述從盤古開天闢地起到周武王伐紂為止的古代歷史，署周游編撰，著者生平不詳，大約刊刻於明天啟、崇禎年間，有多種版本傳世。它是作為講史小說來寫的，但事涉上古，正如王覺在序言中所寫，「因民附相訛傳，寥寥無實」，於是著者「搜輯各書，若各傳式，按鑿參演，補入遺闕。而識開關至今有所考，使民不至於互相訛傳矣。」實際上它是綜合正史記述，按正史框架，再吸取神話傳說加以補充的一部小說。中國著名神話學家袁珂在《中國神話史》中評述它的價值時，特別提到此書對盤古「左手執鑿，右手持斧」，完成開天闢地偉業的描寫，是對三國時吳人徐整在《三五歷紀》中所述盤古神話的發展，「可以說是根據民間神話的精神，恢復了古神話的本來面貌。」<sup>17</sup> 把它和《黑暗傳》相比較，撇開共同敘述的天地人三皇治世、女媧煉石補天、炎帝神農嘗百草、黃帝戰蚩尤等流行神話傳說不論，更為明顯的聯繫是關於盤古出世、日月升天的新奇構想。

盤古本來是首次見於三國時期《三五歷紀》一書、出自虛構的神話人物，其身世是一片空白。《開關演義》借用佛教傳說來構造盤古形象，說釋迦牟尼佛見南瞻部洲洪蒙久閉，同觀音大士商議，派遣弟子毘多崩娑那來到南瞻部洲大洪荒處開天闢地，「成萬世不朽之功」。盤古用斧鑿開關天地之後，因沒有日日照耀，不分晝夜，佛祖又令毘多崩娑那即盤古去咸池召請日

16 署名鍾惺編輯，《盤古至唐虞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1990 年據明代書商余季岳刊本影印）。原書國內久佚，現藏日本內閣文庫。周游撰《開關衍繹通俗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1990 年據明代王覺刊本影印，齊魯書社新版於 1988 年印行）。

17 袁珂，《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頁 287。

月升天。「太陽日君，姓孫，名開，字子真，乃男身；太陰星君姓唐，名末，字天賢，乃女身。二人自天地消閉之後，陰陽相混，隱避於咸池，出居不離。」他倆最初不願出山，因升照必然夫妻分離。後佛祖交代：「汝若去到咸池，將此真言念動，先分其陰陽，次伸出左手招日，又伸出右手招月，誦心經七遍，送上天宮，則陰陽自分而成晝夜矣。」盤古照此辦理，從此日月相照，晝夜分明。

《黑暗傳》的熊映橋抄本（資料之四）和張忠臣抄本（資料之六）的部分內容與之相關。張本的開頭部分，講「混沌初開出盤古，身長一十二丈五，手執開天闢地斧。佛祖差他下山來，來到太荒山前存。」他念動「心經咒語」劈開天地之後，又奉佛祖之命，前去咸池相請日月上天庭，日月二神開始不予理會，盤古「心經七字念分明」，於是「孫開唐末無計生，夫妻只得上天庭，一月夫妻會一面，普照乾坤世上人。」不僅情節一致，而且所出現的人名、「心經咒語」的字音也相同，可以有力地證明，《黑暗傳》的這一文本在創作過程中參照過《開闢演義》。<sup>18</sup>但這一抄本並非照搬小說情節，在佛祖之上有混沌老祖，和佛祖平起平坐的還有洪鈞老祖，因而混雜著佛道影響。

關於盤古召請孫開、唐末升天成為日月二神的情節，由於它富有人情味，被《黑暗傳》的三個抄本所採用。有趣的是，在一本民間流傳的《魯班經》中，也載有日月姓名為孫開、唐末之說，可見其影響之廣。<sup>19</sup>印度佛經中的日月大神均為男性天子。將日月姓名定為孫開、唐末，且說他們為一對夫妻，在中國其他眾多神話典籍中尚未見到，其來源有待查考。

## （二）《黑暗傳》與《盤古至唐虞傳》相比較

《開闢演義》只不過是《黑暗傳》構成時所參照的小說之一。契合之處更

18 《開闢演義》中佛祖授予盤古的心經是：「唵唵但哆嚩囉囉」，《黑暗傳》張忠臣藏抄本中簡化或訛寫為「暗夕姐多撥達羅」，見《匯編》，頁91。又《開闢演義》中盤古分天地後立一石碑，鑄字為「吾乃盤古氏，開天闢地基，亥子重交媾，依舊似今時。」《黑暗傳》熊映橋抄本中簡化為「亥子交始終，依然今似昔。」見《匯編》，頁62。

19 筆者於80年代在湖北咸寧市地攤上購得民間翻刻的《魯班經 魯班匠家鏡上下集》一冊，內容以「供泥水匠師參考實用」的營造法式、吉日擇定、咒語祭文為主，也間雜有關神話傳說，在頁24所載「九星姓名」中寫道：「太陽星姓孫名開字子貴，太陰星姓唐名末字天賢。」



多，聯繫更為緊密的是另一部小說《盤古至唐虞傳》。此書共七回，分上下兩卷，從「盤古氏開天闢地，定日月星辰風雨」開始，敘述到舜帝南巡，崩於蒼梧之野結束。中間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系統敘說中華文明的肇始，穿插著女媧煉天、神農嘗百草、黃帝戰蚩尤、顓頊捉鬼、堯舜禪讓帝位等神話傳說。將《黑暗傳》抄本和這部小說相對照，立刻發現了一系列相同之處。且不說三皇五帝這個大的歷史序列相吻合，還有好些出自想像虛構的生動情節乃至細節渲染也驚人地相似。

關於盤古開天闢地：《盤古傳》寫盤古氏在天地將分未分時節生於太荒之野，他想將混沌不分的天地劈開，因西方為金鄉，土最堅剛，便朝西行走。「行至西方，覓了一塊尖利的石，他認得是西方金精化就，這石如斧，能大能小，能扁能圓。」可是沒有敲斧的椎，他又繼續前行，在鐵山下找到由鐵石之精所化的大椎，這椎同樣如斧一般可以自由變化。他「拿椎并斧，見有粘帶不得開交的，把斧一鑿，滑喇喇的一聲響，天拔上去，地墜下來，於是兩儀始奠，陰陽分矣。」<sup>20</sup>

在新發現的西陵峽農民劉定鄉家傳《黑暗傳》抄本中，所敘述的盤古氏開天闢地的情景，其構想與之完全一致：「你看庚辛金是西方，盤古來到西方上，見一金石放毫光，重有九斤零四兩，要重就重，要輕就輕，好似斧頭一般樣。又見山凹裏放毫光，見一鐵樹二丈長，要長就長，要短就短，要圓就圓，要方就方，好似把子一般樣。金斧鐵把自相當，劈開天地分陰陽。」<sup>21</sup>

關於黃帝戰蚩尤：黃帝與蚩尤之戰是中國古代的一個著名神話故事，《盤古傳》把它加以歷史化，敘述軒轅黃帝訪賢，以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排出一個神奇古怪的「握機八門陣」，遂擒殺蚩尤。「不是握機奇上奇，刀頭難取蚩尤血」。「殺蚩尤時，頸血一帶，沖天而起，飛向（山西）解州一帶地方一大池內。其池周旋有八十里寬，蚩尤之血落在其中，便將池水化而成瀟。自後到六月炎熱時候，池上結成鹽版，今解州鹽池是也。這州因蚩尤故名解。」<sup>22</sup>這裏關於蚩尤血化成解州鹽的傳說，取自宋代沈括的《夢溪筆談》一書。至於「握機陣」，看來就是小說作者的杜撰了。

20 《盤古至唐虞傳》影印本，頁 6-7。

21 劉本原件，頁 4。

22 《盤古至唐虞傳》影印本，頁 92-96。

從西陵峽《黑暗傳》抄本中，我們看到下列唱詞：「領大兵來去相爭，排下一個握機陣，捉住蚩尤一個人。他把蚩尤來捉倒，一刀兩斷就斬了，頸項鮮血往上冒。頸項鮮血從頭起，招鹽板成鹹汁，後人將來作鹽池，熬出鹽來傳後世。」<sup>23</sup> 在神農架李德燮光緒年間轉抄《黑暗傳》中也有內容大同小異的敘述：「蚩尤弟兄人九個，困住軒轅難脫身，風后力牧為大將，擺下握機八門陣，蚩尤血飛三千里，飛在山西鹽田城。」<sup>24</sup> 歌本同小說的關聯十分明顯。

關於神農嘗百草：神農架張忠臣家藏抄本《黑暗大盤頭》中將毒草人格化，使故事敘述新奇生動：「神農治病嘗百草，勞心費力進山林，神農嘗草遇毒藥，腹中疼痛不安寧。急速嘗服解毒藥，識破七十二毒神，要害神農有道君。神農判出眾姓名，三十六計逃了生。七十二種還陽草，神農採回救黎民，毒神逃進深山林。至今良藥平地廣，毒藥平地果然稀。」<sup>25</sup> 想不到在小說《盤古傳》中，也有相類似的描寫：「神農未嘗藥前，有十二種毒藥毒神商量道：『明日神農來嘗百草，自然辨出我們毒性，世上便曉得我們名頭了。不如大家集作一伙，一日裏使諸毒併作，他便不能自治，豈不為妙。』商量已定，神農氏果然嘗百草，一日遇十二毒神，腸翻腹痛。而皆得服解毒草木之藥，力化之，遂作方書 那十二毒神，知他著方書把他毒性毒名都疏明出來，商量道：『我和你諸人卻作惡不得，不如躲在深深山中藏身。』所以毒藥多生在深山裏。」<sup>26</sup>

關於顓頊治鬼：顓頊為黃帝之孫，即帝位後傳說民間鬼怪肆虐，上述《黑暗大盤頭》有一段專唱此事：「顓頊高陽把位登，多少鬼怪亂乾坤 東村有個小兒鬼，每日家家要乳吞。東村人人用棍打，打得骨碎丟江心。次日黑夜又來了，東村人人著一驚。將他緊緊來捆綁，綁塊大石丟江心，次日黑夜又來了，東村擾亂不太平，將一大樹挖空了，放在空樹裏面存。上面用牛皮來蓋緊，銅釘釘得緊騰騰。又將酒飯來祭奠，這時小鬼才安寧。」<sup>27</sup> 小說《盤古傳》就同一故事敘說得更為細緻：「東村裏捉得一個小兒怪 要乳

23 劉本原件，頁 11。

24 《匯編》，頁 77。

25 《匯編》，頁 113。

26 《盤古至唐虞傳》影印本，頁 80-81。

27 《匯編》，頁 121-122。

吃，家人以棒亂擊小兒骨頭，節節解散，散而復合者數四。叫家人以布囊盛住，提去三五里遠，投入一枯井中。次夜又至，手擎布袋，在庭上拋來擲去，跳躍自得。眾人又擁出擒住，復以布囊如前盛之，緊緊綁縛。又把索子懸個大石頭沈在河水深處去了。次夜又來。家人預備大木，鑿空其中，待他來擒於空木中藏之，以大鐵葉壓住它兩頭，以釘釘之，把酒肉同往，懸巨石流之大江。今不復來矣。」<sup>28</sup> 禍害人類的鬼怪，不過是我國古代先民對與人為敵的自然界異己力量的一種幻想虛構形象。在這一背景上，人們想出了將樹挖空做成鼓來震懾鬼怪和以酒食來祭奠鬼神的對策，它成為後來廣傳於世的習俗。就這一故事來看，歌本和小說的關聯也是很明顯的。

還有一個值得提起的例子，《盤古傳》在寫到日月風雨生成時，撇開神話傳說，由作者直接出面，介紹一年四季風雨的名稱及其變化：「天地氤氳之氣，自然寒溫冷暖。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金風，冬有朔風。又有東西南北之風。有了風，天地之氣疏通，自然有雨。清明有杏花雨，三月有榆莢雨，四月有黃梅雨，五月有分龍雨，六月有濯枝雨，七月有洗車雨，八月有豆花雨，九月有黃雀雨。然雨生於雲興，冬至有泛陽雲，立春有春陽雲，谷雨有太陽雲，立夏有初陰雲，夏至有少陰雲，寒露有正陰雲，霜降有太陰雲。」<sup>29</sup>

在西陵峽《黑暗傳》抄本中竟然也有這樣的穿插，只不過是用歌師傅對答的方式來表現：「老仁台聽從容，不知風有幾多風？春有河風，夏有洞風，秋有金風，冬有雪風，又有谷風岩風烈風，又有東南西北風，各樣風色大不同。風裏根由講清楚，滿天又有雲合霧，不知雲有幾樣雲？一年四季有雲星。立春有春陽雲，谷雨有太陽雲，立夏有初陰雲，夏至有少陰雲，寒露有正陰雲，霜降又有太陽雲，又有浮雲合妖雲，五色祥雲照乾坤。雲裏根由說與你，後來興雲必下雨，不知雨有幾樣雨？正月梅花雨，二月杏花雨，三月偷桃雨，四月黃梅雨，五月榴花雨，六月為妖雨，七月洗車雨，八月豆花雨，九月黃雀雨，十月耳露雨。天下從此有了雨，萬物從此皆生起。」<sup>30</sup> 彼此間的血肉關係一眼即可看出。

28 《盤古至唐虞傳》影印本，頁 110-112。

29 《盤古至唐虞傳》影印本，頁 11-12。

30 劉本原件，頁 8。

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文本的近似有幾種不同情況，既有彼此存在直接聯繫互相影響的，也有不謀而合平行類同的，還有共同源於第三者的，不能一概而論。就我們所列舉的實例而言，《黑暗傳》歌本中的有關內容，可以斷定是受小說影響所致，看不出存在相反的情況。因小說的內容與形式更完整充實，當時刊刻成書影響也更為廣泛。從「四游八傳」的構成來看，將小說內容簡化和通俗化，改編成便於口頭歌唱的長篇敘事歌本，在明清時期已蔚成風氣，《黑暗傳》也未能例外。但《開關演義》和《盤古傳》兩部小說對歌本的影響又有不同的特點。《開關演義》以盤古為佛門弟子，屬於外來佛教文化對民間口頭文學的滲透。《盤古傳》中的有關情節，如盤古以斧劈開混沌，毒草畏懼神農逃入深山，顛項用鼓來制服鬼物，以及給四季風雨命名等，看來都不是出於小說作者個人的隨意杜撰，而是吸納相關民俗和民間傳說所致。《盤古傳》署名竟陵（天門）鍾惺編輯，蘇州馮夢龍鑒定，史家對明代署名鍾惺的小說多視為偽託，但也無實據加以否定。小說作者在「遵鑒史通紀為之演義」的主旨下，吸取一些民間口頭傳說予以充實，實為當時小說創作的風尚。面向大眾的《黑暗傳》又將小說中富有泥土氣息的有關敘說吸收進來化為歌本，正是順理成章的事。通俗小說的創作努力吸取民間口頭文學素材，民間文學又在小說刺激下更趨活躍興盛，兩者互相刺激相得益彰，成為明代社會文化的一大特徵。其影響延伸後世，歷久不衰。

研究《黑暗傳》同兩部小說的關聯，有助於我們了解它的創作過程和產生背景。同時我們還須指出，《黑暗傳》在內容和形式上又明顯超越了小說，表現出它構思奇妙、大膽創造的特色。特別是圍繞盤古所構造的宏偉創世情景：

古時乾坤黑暗如雞蛋，迷迷蒙蒙幾千層。後來有一個叫江沽的大神出來造水。在一片荷葉上，滾動著一顆巨大露珠，「露珠原是生天根」，浪蕩子誤食露珠，被江沽咬死，屍分五塊，拋入海洋，長成崑崙神山。由崑崙山孕育出盤古：「海裏長出崑崙山，一山長成五龍樣，五龍口裏吐血水，天精地靈裏頭藏，陰陽五行來聚化，盤古懷在地中央。懷了一萬八千歲，地上才有盤古皇。」崑崙山為天心地膽，盤古在山下用斧椎劈天地，又去咸池相請日神孫開、月神唐末升天，光照乾坤。「太陰太陽兒女多，跟著母親上了天，從此又有滿天星。」隨後盤古將自己身軀化成山河草木。女媧出世，把自己身邊的兩個肉球剖開，一邊跳出十二個男子，另一邊跳出十個女子，原來它們是天干與地支，「天干為男又為陽，地支為妻又為陰」，從此陰陽配合繁衍出眾多子孫後代。

天地開闢後發生過一次大洪水，「洪水滔滔怕殺人，依然黑暗水連天。」在洪水中，五條龍捧著一個大葫蘆在海上漂流，葫蘆裏躲藏著兩兄妹，出來後由烏龜做媒結成夫妻。兄妹成婚三十年，生下一個肉蛋，「肉蛋裏面有百人，此是人苗來出世，才有世上眾百姓。」《黑暗傳》有三個文本唱到兄妹成婚，並認為這兄妹倆就是伏羲、女媧：「說起女媧哪一個？她是伏羲妹妹身，洪水泡天結為婚。」

以上內容，均為兩部小說所未載。而《黑暗傳》則在洪荒時代的大背景上給予突出表現，成為獨具特色扣人心弦的篇章。

這裏應當特別提到關於伏羲、女媧的神話。在備受學人重視的從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的帛書神話中，就已將雷戲（伏羲）、女媧兩位創世大神確定為夫妻關係，<sup>31</sup>漢代畫像石刻上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作交尾扭結之狀，也是夫妻身分的象徵。宋代羅泌《路史後紀》注引漢代《風俗通》也稱：「女媧，伏希（伏羲）之妹。」那麼，他倆究竟是夫妻還是兄妹呢？唐代李冗《獨異志》中載有「女媧兄妹二人」，因當時「天下未有人民」，便用熏煙方式占卜天意，以兄妹關係結成夫妻。但故事中並未點明其兄是伏羲。這成為引起學人爭議的一個神話學懸案。40年代聞一多寫作《伏羲考》，就當時南方苗瑤等少數民族口頭神話的發現寫道：「直到最近，人類學報告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在許多邊疆和鄰近民族的傳說中，伏羲、女媧原是以兄妹為夫婦的一對人類的始祖，於是上面所謂可以爭辯的問題，才因根本失卻爭辯價值而告解決了。總之，「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媧傳說的最基本的輪廓，而這輪廓在文獻中早被拆毀，它的復原是靠新興的考古學，尤其是人類學的努力才得完成的。」<sup>32</sup>而在《黑暗傳》這部明清時代即已構成，以口頭和書面兩種方式傳承的長詩中，就有伏羲、女媧在洪水泡天人類滅絕後兄妹成婚的故事。近年在武當山一帶發現的一部《婁景（敬）書》的手抄本，對這一故事更有十分細緻生動的敘說：洪水淹天七日七夜，伏羲、女媧兄妹二人從葫蘆中走出，占卜天意成婚。須彌山一「金龜道人」熱心撮合此事，被女媧用石頭砸碎身軀。後經伏羲「撿來兜起」，形體遂成今日樣子。這位金龜道人後來成了真武大帝手下鎮守北方的一員大將。《黑暗傳》中關於伏羲、女媧的敘說同這部民間刻印的小書以及武當山真武信仰可互相佐證。在人類學上具有

31 阮文清，〈楚帛書與中國創世神話〉，見《楚文化研究論集》（石家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601。

32 馬昌儀編，《中國神話學論文選萃》（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頁685。

重要意義的伏羲、女媧兄妹成婚的故事的傳承顯然不限於少數民族地區。這樣，它就對中國神話史的一個重要論題給予了補充。

由此可見，《黑暗傳》不僅作為歌唱的本子，體裁上不同於小說，是對散文敘事作品的再創造；它在吸取小說內容的同時，又用民間口頭傳承的神話說給予補充豐富，從而使它超越小說，成為內容與形式都奇特不凡的一件民間敘事詩歌珍品。

#### 四、《黑暗傳》與中國「神話史詩」

將《黑暗傳》視為「漢民族神話史詩」，是由筆者最先提出的，我寫的鄂西古神話的新發現——神農架神話歷史敘事歌《黑暗傳》初評，先在1984年7月於貴州舉行的中國少數民族神話學術討論會上發表，後在《江漢論壇》1984年第12期刊出。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話是：「它表明在漢族地區也有神話史詩一類作品在民間口頭流傳。五十年代以來在我國南方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發掘出一系列神話史詩（或稱創世史詩、原始性史詩）。如苗族的《金銀歌》、《古楓歌》和《洪水滔天》，瑤族的《密洛陀》，彝族的《梅葛》，彝族阿細人的《阿細的先基》，納西族的《創世紀》，白族的《開天闢地》，壯族的《布帕》，拉祜族的《牡帕密帕》，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等。過去人們以為在漢族地區，已經沒有遠古神話，更沒有神話史詩在民間口頭流傳。神農架《黑暗傳》的發現便填補了這一空白。」<sup>33</sup>

拙文發表前寄給中國神話學會主席，著名神話學家袁珂審閱（並附有關原始資料），他於1984年1月31日回信說：「你說《黑暗傳》是漢民族的神話史詩也不錯，不過毋寧說它是廣義的神話史詩更為妥切。廣義神話史詩，還是應該列入神話研究考察範圍。我看這當中有古老的風格獨特的民間傳說，也有農村知識分子（三家村學究）根據古籍記載串聯而成的藝術加工，這是二者結合體。但也極為珍貴，貴在數百年前就有人將神話、傳說、歷史聯為一氣，作了初步的熔鑄整理。」後來他在閱讀資料匯編本後，又寫了一篇短文發表。袁珂先生當時沒有把《黑暗傳》同《開關演義》、《盤古傳》聯

<sup>33</sup> 《江漢論壇》（武漢），1984：12，頁43。

繫起來，但他從手抄文本中，已經洞察出它的構成及特徵。十多年追蹤研究的結果，完全證實了他的真知灼見。因此他在閱讀一些爭議文字之後，於1996年3月15日來信說：「關於《黑暗傳》的評價問題，如果從前報導偏高，自可作適當糾正。至於我從前神話史詩的提法，至今檢討，尚無異議。」

有些學人認為把《黑暗傳》作「史詩」看待評價過高，主要是由於對「史詩」概念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美籍華裔學者鄭樹森的評論最具代表性：「史詩的觀念源自西方，史詩一定要長篇敘事，而主角必須為英雄豪傑，出生入死，轉戰沙場。」「《黑暗傳》徒有神話，沒有英雄歷劫征戰，是不能稱為史詩，而僅可視作長篇神話故事民歌。」<sup>34</sup>一般學人均以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為範本，這樣，《黑暗傳》自然難以與之相比。殊不知中國民間文藝學家對「史詩」類型已作了新的區分。將民間口頭流傳的史詩作品區分為英雄史詩和創世史詩（或稱神話史詩、原始性史詩）兩大類，並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一系列長詩歸屬於神話史詩之列，起始於著名學者鍾敬文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民間文學概論》。<sup>35</sup>著名學者楊堃主編的《民族學概論》中也持同樣觀點，文字表述更為簡明：「根據內容的不同，史詩可分為創世史詩和英雄史詩兩大類。創世史詩是較早期出現的，具有濃厚神話色彩的史詩。故也有人稱之為原始性史詩或神話史詩。我國許多少數民族中，就流傳有許多這類史詩。」<sup>36</sup>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集體編撰、由毛星擔任主編，於1983年問世的大型著作《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以及現正陸續問世的國家社科重點項目多卷本《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叢書》，都是據此基本理論來評判有關民間長詩。這在民間文藝學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領域，已成為普通常識。中國北方多產英雄史詩，《格薩爾》、《瑪納斯》和《江格爾》就是代表；而南方則多產神話史詩，存在一個「神話史詩群」。<sup>37</sup>最先人們只看到這類神話史詩在少數民族中間傳承，《黑暗傳》的發現，表明南方漢族地區，也有相同類型的神話史詩存在，它們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之共同展現。

《黑暗傳》和南方少數民族的一系列神話史詩相比較，其共通之處是以遠

34 鄭樹森，《黑暗傳》是不是漢族長篇史詩？，《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2：1，頁128。

35 鍾敬文主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頁281-294。

36 楊堃主編，《民族學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300。

37 詳見李子賢，《探尋一個尚未崩潰的神話王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285-301。

古創世神話為主體，由大歌師在神聖場合下用古樸莊重的格調演唱，懷著深沈情感追憶那些創世大神與文化英雄實即本民族先祖艱苦締造文明的功業，使民族文化傳統得以深刻烙印在子孫後代心頭而世代延續。由此顯示出它的巨大價值。國外人類學倡導用關注口頭溝通方式的「展演」(performance)說來研究民間口頭文學，<sup>38</sup>對我們正確估價《黑暗傳》極有啟發。如脫離演唱過程，單純從抄存書面文本的篇章字句給以浮淺評說，勢必難以認識它的寶貴價值。

《黑暗傳》和兄弟民族的神話史詩的主要相異之處，是它有文人直接和間接參與創作，從漢族深厚的書面史傳文化包括神話歷史小說中間吸取了滋養，歷史序列和正史相一致，神話歷史化色彩較為濃重。它是一種次生態而非原生態文本。這一鮮明特徵既表現出它的優越性，也有它的局限性。因而把它作為「廣義神話史詩」而不是典範的神話史詩來看待更切合實際。

《黑暗傳》的有些文本中，雜著佛教和道教影響，但沒有佔據主導地位，掩蓋其主體面貌。有學人提出，它是否屬於歷史上白蓮教的經卷，是不是就是白蓮教支派魔公教的佛說黑暗經？筆者經友人大力協助，找來《桂西民間秘密宗教》資料本中附載的佛說黑暗經，好在篇幅不長，現照錄全文如下：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捨衛國樹底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一千二百五十人說法。俱爾時世尊舉大梵音放大光明，照見一十八重地獄。各重門閻獄中罪人受苦惡道、黑暗道中慈人，有錢若前劫，若五劫，不得見三光一切人等俱皆大歡喜曰。一切信之。爾時地獄彌陀觀音金剛藥王一切菩薩，爾時伏告大眾不敬日月三光，不信佛道造重罪孽。爾時諸大菩薩此經不可思議，功德善哉。白伏說此經，一切世間之人死後三年，家中勿忘舉行，作禮而退。

這裏講的是世間不敬日月三光，不信佛道之人，因罪孽深重而雙眼失明，受黑暗之苦。念說此經乃可消災。它同敘說盤古在遠古混沌黑暗中開天闢地功業的《黑暗傳》風馬牛毫不相干。此外，據多年研究民間宗教的學者指出，「白蓮教的信仰基本上是圍繞無生老母的創世以及三期末劫和彌勒佛的救世展開的。」「無生老母是明清白蓮教的最高崇拜，也是區別於其他宗教

38 詳見李亦園，〈民間文學的文化生態——人類學的研究〉，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3-19。



如佛、道教的主要標誌。」<sup>39</sup> 無生老母信仰必然導至對中國歷史序列的完全否定。《黑暗傳》流行地區雖有白蓮教的巨大影響，卻並未打上無生老母信仰的印記，它依託「按鑿參演」的神話歷史小說而又同採自民眾口頭的神話傳說來糅合成篇，就整體而論，仍不失為一件質樸清純的民間口頭文學之作。

## 五、結 語

筆者就《黑暗傳》這部奇特的民間長詩進行了長達 15 年的追蹤研究。它最初引起傳媒關注的，主要是這部長詩是否屬於漢民族罕見的「神話史詩」；因學界對「神話史詩」概念的理解不一，便引起爭議，這是正常而合理的現象。其實它歸屬於何種文學體裁，並不能決定其價值之高低，關鍵還是要對作品本身的各個側面進行深入考察，方能恰當評估其價值。這正是筆者追蹤的重點。有的評論者既未讀到相關原始資料，也不去了解作為一件口頭傳承之作所依附的民俗文化背景（如全文將「神農架」錯成「神龍架」），只就他人文章中引述的幾段唱詞，覺得「文詞粗俗」，和經典史詩的風格迥然有別，便簡單地對整個作品加以否定。這自然難以使人信服，也是學界浮躁之風的一種表現。

《黑暗傳》不同尋常之處，不僅在於它擁有多種大同小異真實可靠的手抄文本，還在於它以口頭演唱方式楔入當地民俗文化之中，賦予那些古樸神話以鮮活姿態。

在《黑暗傳》流行的鄂西南地區，有楚國大詩人屈原的故鄉。屈原《楚辭》中包含著豐富的古神話，「天問」就一系列神話窮根究底，同歌師在演唱《黑暗傳》時的盤問對答一脈相承。就《黑暗傳》的具體內容而論，還看不出同楚辭神話有直接關聯，但楚地自古以來，有「信巫鬼，好淫祀」的傳統，《楚辭》中的「九歌」，就是對南楚民間祭神歌的加工，作為「陰歌」、「孝歌」在喪禮上演唱的《黑暗傳》，實際上也是祭神歌的延伸。本來秦漢以來南方就有對創世大神盤古的信仰，宋代文獻還載明「荊湖（洞庭湖）南北

39 王兆祥，《白蓮教探奧》（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 133-137。

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生日」，但未見對其事跡作系統敘說。《開闢演義》和《盤古傳》這兩部書首次將盤古、女媧、三皇五帝事跡演繹成白話通俗小說，《黑暗傳》參照小說，將以盤古為中心的創世神話編成具有宏大規模、史詩風格的敘事長歌，面向廣大民眾演唱，融合到民間喪事習俗之中，讓這些遠古創世英雄的輝煌形象長久地活在後世子孫心頭，使民族傳統綿延不衰。它不僅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光輝篇章，也是對現代文明建設具有借鑒補益作用的文化珍品。《黑暗傳》的構造與傳承特點，還有它的文化功能與學術上的價值就在這裏。

通過對《黑暗傳》的追蹤研究，我們還得到這樣的啟示：中國（尤其是漢族）典籍所載的精英文化和口頭傳承的民間文化，它們之間的關係並非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對立。常常互相滲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英文化成果借助通俗文學和學術的中介，傳播到山野小民中去，往往促使民間口頭文學得到充實或產生變異，滋生出新的文化成果。《黑暗傳》就是一個突出實例。

在筆者十餘年對這部民間長詩的追蹤研究中，中國神話學會主席袁珂老人多次給予學理上的昭示；至今仍在神農架林區群眾藝術館潛心研究當地民間文化的胡崇峻對我一直給予熱情支持，每有發現，即欣喜相告。在結束此文時，是不能不向這兩位師友深深致謝的。

2000年9月1日改定於武昌桂子山華中師範大學校園

## A Follow-up Study on the *Legend of Darkness*

Shouhua Liu<sup>\*</sup>

### Abstract

The *Legend of Darkness*, a folk songbook in circulation in Shennongjia, a region in the southwest of Hubei Province that holds China's largest remaining stands of primary forest, narrates the legendary ancient history of the Han people, centering on Pangu's separ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ending of chaos and darkness. It is mainly performed by folk singers as a "funeral drum song." In the early 1980's, the author's appraisal of the *Legend of Darkness* as the mythological epic of the Han People was greeted with a warm response. During extensive follow-up research over subsequent years, the author has made new discoveries regarding the epic's text and singing customs, but also revealed profound secrets about its structure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such popular works of Ming fiction as *Legends from Pangu to Tangyu*. An accurate picture of this treasured folktale, which has long been a focus of interest in academic circles, can at last be presented to the world.

**Keywords:** Shennongjia, *Legend of Darkness*, funeral drum songs, Pangu, mythological epic

---

\* Shouhua Liu is director of the Folk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a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